

芬芳
一叶

另要一盅热食

◎明前茶

春天,多年没有相聚的一位老友请我们相聚,因为他的双胞胎女儿正在附近上舞蹈课,他中午带着家人与我们一同见面。

恰巧,我与朋友的母亲还有数面之缘——她原是我们单位的财务,已经退休好几年了。

相聚的过程中,朋友的母亲一直在照看两个跑来跑去的双胞胎小娃。两个孩子聪明伶俐,好奇心又旺盛,哪里坐得住,从上第二道热菜开始,她们就不停地跑出包厢,一会儿要出去观赏饭店厨师的拉面表演和切鱼生表演、一会儿要去等候区玩积木、一会儿要去坐饭店里的观光电梯。她们可能之前没见过这种全透明的电梯,电梯紧贴着一个巨大的圆柱形鱼缸,鱼缸里养着五彩斑斓的热带鱼,乘坐电梯上下时,鼻子几乎可以贴到鱼缸壁上,这样,坐电梯的过程就像坐上一段垂直的海底隧道,人在电梯里上下游弋,犹如鱼在鱼缸里自由翱翔。

朋友的母亲,我单位的财务前辈,显而易见是一位奉献型的母亲,她看到儿子儿媳与朋友谈天说地,便放下筷子,全身心照管两个年幼孙女,她不时地用公筷给孙女的菜盘中夹菜,劝贪玩的小孩子多吃一口,她不停地追着娃儿们,寸步不离地看护她们近两个小时。

到了饭局的尾声,菜也上齐了,朋友赶紧招呼服务员耳语了两句,转头跟我们解释:“替大家加了一份主食,另外,还替我母亲另要了一盅热食,她操心了这半天,也该让她暖暖肠胃。”

隔了几分钟,朋友和他的妻子都去招呼孩子了,每人抱起一个娃娃,让老母亲安心坐下来,尝一尝专为她点的一个炖盅。服务员走上前,点燃了炖盅下面的保温蜡烛,我正好坐在这位老母亲的旁边,以余光扫去,儿子竟给她点了一盅佛跳墙!做母亲的自然也吃惊,她笑道:“上次专为我点小米粥炖海参,上上次为我点了乳鸽黄芪汤,你倒是不怕客人们见笑呀。”客人都笑了,纷纷劝说:“阿姨,我们都已吃撑了,这进进出出跑饿了的只有您了,快点吃吧,这是儿子儿媳的一份孝心!”

做母亲的招呼服务员想要两个小碗,看样子是想将炖盅中的内容分给孙女们。做儿子的赶紧阻拦:“妈,你快吃了吧,小孩子不用吃这种大补的东西!”

此刻,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羞涩又满足的笑容。

从爱意出发的观察,使得我朋友在30多岁的时候,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思维。当他学会及时响应别的家庭成员的需要,他发现,这同样治愈了他自己——家人的笑脸,难道不是人生最好的慰藉?

观察、觉醒并行动,亲人之间流动的爱,常令春花更美,山溪也更为清澈,令司空见惯的世界都稍稍变了模样。



风中摇曳

◎行者

闺秀师冰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来信谈及故乡新事,原来地铁二号线也将开通。十多年前暑假在南通上日语课,每天从北濠桥骑自行车去友谊桥附近,沿途车流繁密,我车技不好,神经总是非常紧张。至于电动车,更是从来没有敢骑过。后来虽考了汽车驾照,入手后却一次都没敢开车上路。这些年住在北京和京都,公共交通都很发达,也没有因为不会开车而觉得特别不方便。京都对摩托车、电动车上路要求极严,更常见的是电动助力车,限速每小时24公里,时速通常为10多公里,不需要驾照,爬坡载物很方便,前后还可以各坐一个幼儿,因此街上最常见主妇使用。不知此番新政,这种电动助力车在不在禁止范围内?

之前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册铃木虎雄旧藏朱印本《定庐集》,封面墨书“大正戊午(1918)四月沈子培所赠”。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1918年条下载“春,日本铃木虎雄由王国维之介访公”,铃木虎雄在《追忆王君静庵》中也提过此事,这册《定庐集》正是获赠于此时。此书卷末有缪荃孙、李传元跋,述刊刻始末。李传元是沈曾植妻李逸静胞兄,父李德莪为李培厚次子,母为沈维鏞次女,沈曾植姑母,可知李、沈两家数代联姻。这两家与钱仪吉家也渊源深厚,李培厚妻钱庆韶为钱仪吉姊,长

女李介祉字仪吉长子宝惠;沈维鏞长女字钱宝甫子聚彭,早卒,宝甫系仪吉族兄,钱仪吉《澄观集》卷六有赠沈维鏞诗(1815)。沈曾植《定庐集序》称自以同乡钱仪吉为私淑师,“先生与先司空公为同年,又为吾妻之外曾祖”。司空公即沈维鏞,与钱仪吉同为嘉庆六年(1801)举人。“吾妻之外曾祖”一语有误,钱仪吉当为李逸静外祖。

以上人物中,我对李逸静姑母李介祉一直很感兴趣,但迄今所见只是零星资料,据说著有《诵冰室稿》,亦不见传世。介祉字幼兰、诵冰、师冰,精篆书,钱仪吉侧室姚靛称其“师冰有家学,法古见淳风。直线烟痕聚,悬针墨气融”(《庚子生春诗》),翻检各书,也未见一幅篆书作品。女性创作之艰,流传之不易,于此可见一斑。钱庆韶去世后不久,钱、李两家就定下宝惠和介祉的婚事,嘉庆二十四年(1819),宝惠自京赴昆山完娶,《定庐集》收入道光九年(1829)李介祉立秋和诗一首。

道光十二年秋,钱仪吉罢官归里,后辗转广东学海堂,最后落脚河南大梁书院,宝惠一家暂留京师。十五年春,李介祉结识京中名流顾太清,诗词唱和,结为至交。道光十七年,介祉与宝惠赴大梁,与彼处家人共居,太清有《金缕曲》赠别。

道光二十年,困于场屋的宝惠

终于举顺天乡试,顾太清有诗《庚子乡试,子万举孝廉,寄贺幼兰,兼以〈经纶图〉赠之》三首,诗注“幼兰曾售篆字以助子万读书”。在女性无法参加科举的年代,女性婚后的身份地位取决于丈夫或儿子能否取得功名。这几句道尽李介祉的艰辛与不得志,也满含太清深切且务实的祝福,希望介祉的丈夫能在次年春闱中式,补偿介祉的多年辛苦。

但介祉并没有这样的幸运,宝惠次年会试落第,随后馆于河北。道光二十六年,宝惠病卒故里,有子二。长子钱枬,道光二十四年举顺天乡试,三十年中式会试,因遭祖父钱仪吉丧,是科未与殿试。咸丰六年(1856)始与殿试,为二甲第七十四名,以知县签分山西候补,咸丰八年充山西乡试同考官。次子钱塘,咸丰十年奉母至山西,依长兄居于夏县官舍。不久钱枬病卒,钱塘佣书山西,母亲去世后南归,馆于润州道署。李介祉丈夫与儿子或早世,或郁郁不得志,因此没有人为她撰写行状、费心保存乃至刊刻诗文稿。自道光十七年离开北京,她事实上远离了以顾太清为中心的诗友圈,再也没有机会重温闺友结社赋诗的风雅,比她年长且更长寿的顾太清(1799—1877)诗文中渐渐也不再有了她的音信。

松如

癸卯闰二月初六

一场音乐会

◎汤凯燕

应朋友之约听了场音乐会,几名身着黑色礼服的女乐手矜持高贵,演奏着一段段名曲。音乐厅很大,四周坐着的观众都成了小小一个,无论听得懂听不懂,大家皆保持着得体的修养,专注认真。

我想起历史上的一个音乐会。钢琴家在众目睽睽中,在大家的期待中坐下,坐着,坐着,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观众起初也保持着得体的修养,安静等待,接着再等,一秒一秒的空白,人们开始不安、骚动,直到四分三十三秒。

朋友手持演出单,核对每一曲。是的,它们在世间有众所周知的名字,每一音符也有各自的位置,即使大提琴、小提琴、钢琴、手鼓同时发声,也各有各的分寸。音乐由人创造,代表理性、秩序、规则。因此和谐,因此圆满。如同红绿灯指引下,人流车流有序地移动。

那次无声的实验就叫作《四分三十三秒》,是美国音乐家凯奇的作品。它仿佛是一个玩笑,用一段空白来嘲弄现场观众。事后凯奇作出解释,因为半露天的音乐厅,有萧萧

的风声掠过,间或有雨,雨打在屋顶铮铮有声,观众的耳语,不耐烦的骚动,这些都是自然音乐,人们应当学会注意与欣赏生活本身。

若此刻美女乐手们忽然静止了,观众大概仍会不安甚至惊慌吧。我们习惯了音乐的模式,如同习惯了每日的生活,用物品、用工作、用娱乐将空间、时间塞得嘈杂确实才有安全感。

哗哗哗,掌声打破了我的遐想,掌声如此整齐,仿佛大家商量好似的。

心窗
片羽